

尼克森主義的檢討

張耀秋

一 美國政策與亞洲局勢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共匪即開始拉攏美國共黨份子與其同路人及所謂學術團體，如史諾、拉鐵摩爾及太平洋學會之類，爲它作遊說辯護，從事歪曲宣傳，使當時美國當局誤信共匪爲土地改革者，而對共匪寄以期望，對於當時中華民國政府不予支持，乃導致大陸的淪陷。由於美國過去亞洲政策的錯誤，乃揭開了亞洲悲劇之幕，於是接着發生韓戰、台海之戰、寮戰與越戰。自後整個亞洲危機的造成，其禍源乃是共匪。麥克阿瑟將軍曾說：「一百年來美國外交上的最大錯誤，就是讓共黨在中國獲得權力。」一九四九年匪僞政權出現於中國大陸，是整個亞洲陷於戰亂不安的根本原因。一九五〇年二月，匪、俄簽訂一項所謂「友好條約」，公開以日本爲假想敵，四個月之後，韓戰發生，並把侵略箭頭指向日本，幸賴美國仗義出師，堅強抵抗，才撲滅了這場燎原的火勢。然而東北亞的餘燼未熄，東南亞的火頭又起，二十年來，共黨的侵略戰火，未嘗一日或熄，從鴨綠江到喜馬拉雅山，所有鄰近共匪的國家，未有不遭受其野蠻的侵略。

今天美國在亞洲所面臨的困擾，實由於其過去對亞洲政策的錯誤。美國對亞洲政策所犯的第一個大錯誤，就是讓中國大陸淪陷於共匪，於是接着發生韓戰與越戰，使東北亞與東南亞戰火綿延不熄。美國所犯的第二個大錯誤，乃是爲共匪所愚弄而失去大陸之後，仍不顧大膽放手來培養和充實亞洲民主國家自身的防衛能力，甚至還多所顧忌與防制。美國所犯的第三個錯誤，是僅願與各國單獨成立雙邊的條約義務，却不願將這種雙方的防衛關係，發展爲多邊的與集體的防衛關係，使亞洲人有能力承擔保衛亞洲的義務。如此，乃使美國於第二次大戰以後，被迫要在韓國打了三年，在越南作戰七載，不但耗費了無數的金錢，而且死傷了二十多萬青年，如果把全部戰費十分之

一甚至二十分之一，早日用於充實亞洲盟邦的防衛，則韓戰、越戰不會發生，亞洲局勢必早已大爲改觀。

過去由於美國亞洲政策的錯誤，乃導致大陸淪於共匪，共匪暴力集團乃由此伸張侵略觸鬚，首先發動韓戰，接着掀起越戰，使整個東北亞與東南亞烽火漫天，動亂擴大，美國未能曲突徙薪於先，乃弄得焦頭爛額的後果。今日亞洲地區所有的變亂，無一非爲共匪所策劃製造，共匪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導者自居，在政略與戰略上存在有一整體的構想與作法。如所謂爭取並建立世界中間地帶，以世界農村包圍並最後消滅世界城市。爲此，共匪製造各種中立主義、或第三路線的政治標籤，以之分化自由世界，憑之以在各別的國家，製造經由人民戰爭以顛覆其政府的條件。並在條件許可時，將各別的戰場加以串聯，或更出以公然侵略的方式，藉以加速並擴大其成果的攫取。共匪以侵略亞洲打倒「美帝」爲目標，而十餘年來美國歷屆杜魯門、艾森豪、詹森的政府，其對亞洲的政策過於消極被動，對於共匪的侵略，只是枝節的應付，缺乏整體作戰的辦法，故不特爲禍亞洲的禍源無法根除，且戰亂日益擴大，而美國也陷於不安之中。

二 「尼克森主義」施行的檢討

詹森總統未能解決越南戰爭，尼克森總統上任之後，即提出其對亞洲的新政策，要實施越戰越南化及要求亞洲國家自己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由美國加以支持，以抵抗外來的侵略。去年七月，尼克森曾有東南亞之行，他在七月二十五日抵關島後即舉行記者招待會，宣示他對亞洲問題的六項原則：

(一)美國將遵守所有現存條約承擔的義務，但不承認由冷戰產生和形成的像東南亞公約組織那樣的新義務。

(二)由於深信亞洲成爲世界和平最大威脅的原因是來自中共、北越、北韓的侵略，美國政府相信，能確保和平的倡議，必須由亞洲國家自己提出。

(三)美總統承認對付共黨的顛覆和叛亂的最好辦法，是解決經濟社會問題，而在這項工作中，美國無論在雙邊抑多邊的基礎上，都將參加。

(四)當某處發生了叛亂，祇要美國認爲局勢值得美國以任何方式進行干預，美國將供應軍事援助和意見，唯一的的就是美國不提供作戰人員。

(五)萬一發生越過分界線的侵略行動，美國將不認爲美國受避免介入戰爭的一般政策的束縛。

(六)美國將鼓勵小地區和小地區作經濟發展和軍事安全的各項安排。

尼克森對亞洲問題的這六項原則，就是世人所說的「尼克森主義」，尼克森主義的實施步驟，乃是美國協助亞洲國家建立自衛力量，使亞洲能自負安全之責任。尼克森主義是以鼓勵亞洲自由國家自行團結反共爲長程目標，以越戰越南化爲近程目標。換句話說，尼克森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越戰越南化的擴大。如作進一層解釋，則是：

第一、所謂尼克森主義，應是在履行承諾之時，更爲審慎，而非退却。

第二、所謂尼克森主義是共同參與，而非一力承擔。尼克森說：美國將參與盟國與友邦的防衛與發展，但是美國不能、也不願設計一切的決定，並負擔世界自由國家的全部的防務。

第三、尼克森一再強調必須保持足夠的防衛力量，嚇阻可能的侵略。同時，他更表示，他在防範孤立，而非走向孤立。

美國政府在施行尼克森主義一年的過程中，曾在國內外受到嚴重的考驗，「尼克森主義」雖然符合我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基本國策，但它在實行上却受到美國內政的種種限制，例如，由於國內的反對，尼克森總統不得不對進兵柬埔寨的地區範圍及時間加以限制。參議院所通過之古柏、邱池案，雖仍在與衆院協調中，但該案在精神上及心理上，對「尼克森主義」之實行均有所影響。故尼克森主義積極的一面，甚爲亞洲國家所歡迎，而消極的一面則引起亞洲盟邦的疑慮與不安。尼克森主義的成敗，端賴其能否得到盟邦的眞正了解與支持，以及美國人民的信賴。茲就其施行以來的得失作一檢討：

首先，讓我們先談韓國問題。韓國地位的重要，不言而喻，它是中國大陸與日本羣島間的跳板，當年韓戰之發生，美國與共匪均不惜慘重的傷亡，

以維護南北分治者，其理由正在此。今年七月上旬，美國正式要求自韓國撤退六萬駐軍的二萬五千人，曾引起韓國朝野的強烈反應，後雖經檀香山會議，但雙方歧見並未消除。八月廿一日，在安格紐副總統東來前夕，美參院表決削減在越南作戰的韓泰軍隊的補充津貼。雖然此案可能在參衆兩院聯席會議中被推翻，但在漢城的反應，非常強烈，認爲「此項行動，事實上將迫使我們自越南撤軍。」

按照朴正熙大總統的解釋，韓國的安全非但關係到亞洲各自由國家的安全，同時也直接涉及美國的利益，所以美國有義務要繼續貫徹其韓境聯防的決心。綜觀年來韓國的進步，偏重於經濟方面者多，而戰爭方面者少，因此乃增加了其對美軍的依賴性。但美國政府因受政治因素的牽制，年來已在各地撤軍，韓國政府雖不願美軍撤退，但如美國能按美軍撤出越南的方式行之，採取分期逐漸撤兵，並在撤出之同時加強韓國三軍之現代化，韓國政府也將會予以諒解。在另一方面，美國亦深知其對亞洲各國承諾之重要性，對未來美國作爲太平洋國家之程度將構成重大之挑戰。此所以爲增強韓國空防力量起見，原駐琉球及日本之部份美空軍戰鬥機經已奉令調韓，作爲美國地面部隊撤出後之彌補。此外，在安格紐副總統於八月下旬再度東來訪問期中，與朴正熙大總統之間曾作長達六小時的會談，廣泛地討論到其他方面加強對韓援助，但是美軍之撤出將亦勢在必行。

其次，談到泰國。據華盛頓郵報報導，尼克森主義在泰國遭逢首次考驗。在過去十五年，泰國在經濟與軍事上，變得極端的依賴美國的慷慨。自從施亞努被罷黜，柬埔寨已不再是泰國與中南半島戰爭之間的緩衝地區，越共軍隊已到達了距離曼谷三小時汽車行程的地方，泰國當局已緊張起來，且美國不願意在柬埔寨駐留軍隊，甚至對於泰國的軍事介入不願給予鉅額的財政貼補，泰國人面對此種狀況，乃心神不安了。

根據外電的報導，此次安格紐副總統東來，他在曼谷所體認到的氣氛，乃爲此次亞洲之行的特出部份。由他僑總理竟未出席爲安氏舉行的歡迎大會一節觀之，似乎美、泰之間的確存在着相當待決的問題。安格紐於八月廿九日抵達曼谷的當天，泰國政府正好宣佈將自越境撤出其一萬二千名軍隊。根據觀察家的看法，在美國政府全力推行尼克森主義，要亞洲人加強獨立作戰之同時，此一宣佈顯然不純粹是巧合，而有表示不滿的意義在內。

本來美、泰的關係一直非常融洽，而且泰國對東南亞事務素稱熱心。泰國之反對尼克森主義，一如東南亞其他國家。同時其對尼克森主義之關懷，亦正同於其他東南亞國家，深恐即將行之於東南亞的尼克森主義，可能只是一個不完整的，單方面的尼克森主義。所幸此次安格紐副總統訪問泰國，美、泰之間若干問題已經達成某種默契。

再次，談到越南。美國的政策最先要解決的，將是維持有秩序地將美軍撤出越南。這項自本年四月中旬起中止的撤軍，已告恢復，而且已有五萬名美軍定於本年十月十五日前離開越南。六個月後，另外會再有十萬名美軍撤走，至於明年四月後的撤軍計劃，則將視敵軍的行動來決定。駐西貢的美國官員曾向華府報告，越南局勢已有重大的改善。基本上，這些改善是戰場上和緩靖工作方面的。一般說來，西貢市郊大部份地區都已被越軍控制，共軍的攻勢經已減少，且共軍最近的投誠數字，已直線上升。到今年七月底止，北越及越共投誠的人數已達十六萬，去年越南政府原計劃招撫二萬人，結果有三萬七千名共黨份子投誠。越南陸軍的進步，在進軍柬埔寨以前，亦已顯現，進軍柬埔寨以後，士氣更加旺盛，尼克森總統曾讚揚越軍的「出色表現」。

至於巴黎越戰和談會議，於八月六日重開，美國首席代表布魯斯循例要求共方坦誠合作，打破談判僵局，但却為共黨代表報以冷淡的反應，共黨在過去七十八次的會議席上，堅持建立聯合政府及美軍無條件撤退的兩項原則，使到這一個會議，長期的僵持而無起色。在美國以談判作為推行外交的政策下，是有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手法，加上尼克森總統在內外形勢的壓力下，重與共黨談判可以說是一種政治的攻勢。

越南戰局自巴黎和談停開以來，在十八個月內已演變成案、東擴大戰爭的局面，美國對越戰「越南化」計劃及按既定程序撤軍的實施，曾自認有相當成就，另一方面，越南政府軍事力量增長，鞏固政治的團結，其成績也極斐然。對於共黨堅持組織聯合政府為和談先決條件，越南政府是絕不能苟同的，月前越南總理陳善謙在訪問中、韓兩國時，亦一再表示越南政府反對以任何形式的聯合政府來解決戰爭。越南是堅持國家統一問題，應由越南人民自己決定，通過自由民主和受國際監督的大選，去產生真正民選的政府。

由於最近的戰報看來，越局已正在日漸改善之中，所以在越南外長陳文

琳的看法之中，認為安格紐的訪問只是一次例行的旅程。

美國參議院之否決一項限期自越撤退的提議，已被尼克森總統視為對其越戰政策的信任投票，故在安格紐副總統整個旅程之中，亦避不討論此點，但是過度的保密又令越南政府感到困擾。在越南的想像中，即使越戰全部越南化之後，美軍亦應至少留駐部份象徵性的兵力，一如其在韓國之先例。由此看來，美、越之間也不是全無問題。

最後，談到柬埔寨。當安格紐副總統訪問柬埔寨時，柬埔寨元首即曾表示東國現將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國援助上面。此是因為柬埔寨自立國以來，從來沒有應付過這種動亂，不若以色列之自始就在為生存搏鬥之中。事實上，柬埔寨高度的民士氣與應變能力，已經寫下了東南亞戰爭中奇蹟的一頁。據與安格紐副總統共訪柬埔寨的外國記者報導所稱，柬埔寨人民正上下一心，抵抗外來的侵略，而且志願從軍者數量之多，已經超過了政府所能給予裝備與訓練的限度，而安格紐副總統短暫而適時的訪問，更大大激勵了這種敵愾同仇的心理。故今後美國繼續的支持與援助，則尼克森主義當可順利的實施。

從上所述，可知美國與各國之間，仍存若干問題有待解決，但照目前各種問題看來，其中尚無任何問題嚴重到不能解決的程度。所幸中、美之間，一如安格紐副總統前次之訪問，迄今並無任何值得提出來的問題，這一點已是隨安氏訪問的新聞記者所公認的事實。

尼克森總統於去年底派遣安格紐副總統出訪亞太，主要是要他將「尼克森主義」予以闡明，結果非常成功。但安格紐副總統第一次訪問亞洲後，至今尚未滿一年，尼克森總統又要派安格紐副總統東來訪問者，主要是要安格紐副總統再度訪問亞洲時強調下列數點：

(一) 安氏將繼上次訪問亞洲後對亞洲之最近情勢將有進一步了解，以便將事實現況轉達尼克森總統。

(二) 尼克森總統要安氏對「尼克森主義」在亞洲實行一年多以來之範圍及影響，能直接有所了解，並向尼克森總統提出報告。

(三) 廣泛徵詢中、韓、越、泰四國領袖們對「尼克森主義」及共同有關問題之意見，並將此等意見轉達尼克森總統。

(四) 尼克森總統在一年之內派安氏二度訪問亞洲，表示尼氏對該一地

區之繼續關切與重視。

(五)安氏此行早經計劃為「一連串的工作性訪問」。

自從安格紐副總統上次訪問亞洲之後，中南半島情勢曾有過戲劇性的變化，如柬埔寨的政變，美軍入柬等，為了應付共黨在柬、寮的新威脅，「尼克森主義」曾在國內外受到嚴重考驗。其實，今日亞洲國家政府與人民，無一人反對尼克森的新亞洲政策，且毋寧對於尼克森主張加強亞洲各國國防戰力，促進亞洲各國團結互助，以共同負起防衛亞洲地區自由與安全的責任，懷有衷心的支持與激賞。然而無須諱言，尼克森政府近期在其新亞洲政策的推行中，却已造成若干不必要的隔閡和誤會，引起頗堪重視的困擾，此乃由於尼克森政府受制於反對黨所操縱的國會，過分遷就美國國內少數姑息主義者的觀點和主張，在當前亞洲事務的處理上，表現為部份言行的矛盾。幸而此次安格紐副總統亞洲之行，訪問中、韓、越、泰、柬五國之後，對於尼克森主義施行的得失，已作一全盤的檢討，以作為今後改進的張本，對於尼克森主義今後的推行，當有莫大的裨益。

三 美國未來亞洲政策的趨向

實施越戰越南化及倡議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均為尼克森主義的主要內容，根據美國政府過去一年來所採取的措施，可以料想美國亞洲政策的趨向：

(一)美國政府要減少在亞太地區駐軍，這一方面是有關國內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美國假定亞太地區所受的威脅已經減小。但使亞太國家憂慮的是美國可能與共黨作某種程度的妥協，承認共黨在中南半島的影響力。

(二)美國希望亞太國家彼此間多互助，尤其是日本能多負擔一些援助各國的責任。在國務院主管官員與亞太區記者的討論中，美方人士兩度提到此項問題。他希望日本在經濟方面對柬埔寨多予援助。他也提到美日聯合聲明，日本聲明韓國及台灣地區之安全，對日本極關重要的話。這位官方人士說，美國將琉球交給日本之舉，在一年多以前就已決定，但費了一年的時間，才正式宣佈。

(三)美國在亞太地區戰鬥部隊將繼續減少，以至最後僅留下象徵性兵力，作為美國政府履行條約義務之表示。

(四)美國仍將試圖與共匪政權接觸，並試圖安撫共匪，美、匪關係雖不敢期望短期內有何實質進展，但安撫政策仍將試行。

對於尼克森主義的推行，以關係今後亞洲的安危及世界和平甚大，我們願提供一些意見，以供美國政府之參考：

(一)就今日亞洲實際情勢而言，尼克森總統的新亞洲政策確有加速推行的必要，但推行的重點必須置於加強亞洲盟邦的防衛力量，促進亞太各國的團結合作。美國作為一領導國家，亟宜就此制定具體的計劃與步驟，切實加以實施，而不能容許此新政策向姑息妥協的道路上逐漸變質。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在亞洲遏阻共黨侵略，曾有令亞洲人民永世難忘的貢獻與建樹，今日欲由以美國為主的亞洲反共防禦體系一變而為亞洲各國團結互助的反共防禦體系，在時間上必須有一過程，不能操之過急。在此過渡期間，美國的經濟力量、工業與軍事技術，仍然是亞洲各盟邦增強其國防戰力不可或缺的條件。提供此等條件，以助亞洲各盟邦增強其國防戰力，美國不可視之為一項額外的負擔，而應基於共同的安全利益，引為不可諉卸的責任，並視為美國最大的光榮。

(三)美國仍圖安撫共匪，在尼克森總統與羅吉斯國務卿於去年夏季分別作亞洲之行先，美國政府於七月廿一日宣佈，放寬對美國旅外遊客及居民攜帶匪區產物進入美國的限制，同時放寬國會議員、教員、新聞記者、科學家、醫生及研究人員等前往匪區旅行的簽證，是為尼克森政府向共匪第一次伸出友善之手，而共匪在七月二十二日的廣播，則完全不予接受，且斥之為「陰謀」；但美國仍繼續對共匪試圖安撫，美、匪華沙「大使級」會談，在停頓一年零十個月之後，又於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恢復。美國為了進一步取悅共匪，又於去年十二月宣佈，部份放寬十九年來對共匪停止貿易的禁令，將允許美國在國外的各附屬公司，向共匪售出非戰略性的物資，包括卡車、刮鬚刀片等。本年七月，共匪經由第三國向美國表示，願與美加強貿易關係，美國政府乃同意義大利波利尼公司所製之引擎在內的大卡車八十餘輛，售予共匪，此為尼克森政府去年底放寬對匪貿易限制後的首次具體措施，其後果甚為嚴重。實則共匪是唯物辯證論的陰謀能手，只佔別人便宜，絕對沒有好

處予別人，而且它要利用反美作號召，以維持箝制下的封閉社會。故共匪竊據大陸二十年來，對美國不僅是「對抗」，而且作為進行「世界革命」的最後決戰對象。在美、匪關係中，共匪已形成了一種定型的觀念，定型的政策。「反美是歷史必然的發展」，美國在亞洲是一隻「紙老虎」。共匪反美、仇美、蔑美，已成為二十年來的羣衆「政治教育」，把美國列為「頭號敵人」，已載入去年春季修改「黨章」之中，共匪以「世界革命」，奴役全人類為其終極目標，並不斷叫囂「埋葬資本主義」，堅持共產集團與民主陣營之間的階級鬥爭，永不停止亦無法緩和。而這場鬥爭的最後結果，只有一方面的徹底勝利，決沒有中途妥協的可能，在共匪內訌未息及它的核子武器沒有發展到預定目標以前，將會採用外交、宣傳等策略，來矇蔽、鬆懈和分化民主國家，如等到它的實力足以挑起毀滅性的大戰之時，就會不顧一切，悍然下手，迫使對方在作戰與屈服之間，選擇其一，這種敵對關係，無論如何，也無法加以改善的，故美國之試圖安撫共匪的政策，將來必定遭受一如以往的失敗。希望美國政府認清此一事實，而能迷途知返，以免貽患無窮。

(四)任何國家的政府，其在國際事務上的一切措施，無不或多或少受有內政因素的牽制。偉大的政治家，應以高瞻遠矚的眼光，悲天憫人的懷抱，而能善於處理此一時的矛盾，而不因世俗的見解影響原則，不因一時的利害放棄遠大的目標。我們為尼克森政府借箸代籌，深以為其今日所宜採取的態度是闡明真理，辨別是非，堅持原則，而非盲目的遷就與讓步。我們深信美國大多數人民具有辨識是非真偽的充份能力，偉大的政治家如能起而領導，只須從愛國並維護美國立國精神的觀點出發，必能獲致此沉默多數的支持與擁護，而終能完成偉大的理想與目標。

(五)所謂尼克森主義的亞洲政策，是有其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含義。在積極方面，它將致力於培養亞洲國家本身的實力，鼓勵其多負起自身防衛的責任；而在消極方面，它却有意無意間麻痺亞洲國家的反共意志，使其逐漸與共黨和解。而且由於美國急欲要從亞洲撤退，各國的代替步驟措手不及，更使亞洲國家感到惶恐。幸而此次安格紐副總統亞洲的訪問，已將此中利弊得失作一全盤的檢討，並將亞洲各反共國家領袖們的意見帶返華府，尼克森總統乃於九月上旬向國會提出一項特別咨文，要求對美國援外制度作大規模修改，包括建立新的「國際安全援助計劃」，以協助在海外執行尼克森主義。尼

克森總統於此時提出特別咨文，要求大幅修改現行援外制度，主張解除約束性援助，建立新的「國際安全援助計劃」，並強調武器援助和某些型類的經濟計劃，是在促進美國安全的目標，此項「一九七零年代援外藍圖」，當為自由世界所期待。據九月十五日華府外電報導，「當海外美軍減少之際，美國軍援標準亦將提高，以使若干國家的武裝部隊現代化，此一方案已在尼克森咨文中提出。」這是改革計劃的主要課題，也是尼克森主義能否順利推行的考驗。希望美國政府加強亞洲反共國家的軍經援助，使各反共國家的武裝早日達成現代化，並進而促成集體安全體系的建立。

——上接第31頁——

十日)

十、蘇德兩國政府代表團談判會議上莫洛托夫的發言(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

十日)

十一、蘇德兩國政府代表團談判結果最後公報(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三日)

七日)

十二、蘇俄外長葛羅米柯就恢復德國統一問題的聲明(一九五六年九月七日)

七日)

十三、東德政府的聲明(一九五七年七月廿七日)

十四、蘇俄「塔斯社」受權關於柏林問題的聲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

二日)

十五、蘇俄就柏林問題給美國的照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廿七日)

十六、蘇俄就柏林問題給西德政府的照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廿七日)

十七、蘇俄就柏林問題給東德政府的照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廿七日)

十八、陳澤豐先生作：從德俄簽約看西德的「東向政策」(問題與研究

第九卷十二期)

十九、詹秀穎先生作：蘇俄籌開歐洲安全會議淺析(問題與研究第九卷

第十期)

二十、蘇德互不使用武力條約之意義及其對世界之影響(中國大陸問題

研究所出版的「中共動態分析」第九〇期)

二十一、留蘇聞見錄(香港「大公報」)